

俄西伙伴关系探析

张建伟

提要 苏联解体，作为前苏联的继承者和延续国，俄罗斯仍然是世界上一个大国。一年来，俄西双方出于各自的考虑和目的，表示要建立“友谊和伙伴关系”。俄罗斯急切发展同西方的伙伴关系，主要是想获得西方大规模的经济援助，同时也是希望通过同西方的一体化，树立俄罗斯的大国新地位。西方奉行“扶俄促变”的政策，目的在于彻底消除俄罗斯的军事、政治威胁，促使俄罗斯进一步向经济自由化、政治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今后一个时期，西方为巩固“冷战胜利的成果”会继续奉行“扶俄促变”的政策。俄罗斯为获得西方的经济援助，也会同西方保持“高水平”的合作。双方在一些国际问题上会有所配合和默契。但是，由于双方战略利益相去甚远，相互间仍存在互不信任、互相猜疑的心理，俄国内反对西倾的民族主义情绪日益高涨，俄也有可能将其外交政策重点转向东方。

苏联解体，持续了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东西方冷战结束，原来意义上的东西方关系不复存在。尽管俄罗斯的综合国力、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难以同前苏联同日而语。但是作为前苏联的继承国和延续国，俄罗斯仍然是一个大国，俄将奉行什么样的外交政策对今后的国际关系、世界政治形势及地区政治格局的变化仍然有着十分重大的影响。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如何发展世人非常关注。俄罗斯独立以来，俄领导人表示俄将同西方建立“伙伴”关系，将来还要上升为“盟友”关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巩固和扩大冷战“胜利”的

成果，把发展同俄罗斯的关系作为其外交的一个重要方面，极力扶俄促变。布什声称，美俄形成了一种“和平、友好、信任和合作”的“真正新关系”^①。俄西双方为什么要建立伙伴关系？基本含义是什么？存在哪些制约因素？发展前景如何？本文拟对这些问题作一粗浅的探讨。

各有打算 互有所需

俄西建立伙伴关系是双方出于各自的考虑，互有所需的结果。当然，俄罗斯显得更加积极、主动和迫切。

(一)、俄罗斯把与西方发展伙伴关系作为其外交的战略重点。俄领导人认为俄外交奉行“面向西方”的方针是“理智的政策”。俄外长科济列夫说，与西方保持友好的关系是俄罗斯优先考虑的问题。俄联邦代总理盖达尔认为俄政府奉行亲西方的方针是“唯一理智的政策”^②。他说：“这一政策符合我国长期的经济和政治利益，这是一个为保障我国的经济复兴和地区安全所必需的政策”^③。俄罗斯之所以急切地同西方建立伙伴关系，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 俄国内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民族危机深重，经济体制转轨艰难，叶利钦政府处境困难，迫切希望西方的大力援助和直接参与俄的改革。在俄领导人看来，“通向世界经济大门的钥匙不在的里波黎，也不在北京手里，而在华盛顿、波恩、伦敦、东京手里”^④。

2. 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方面，俄罗斯同西方已经趋同，俄盼望加入西方“民主世界”。前苏联戈尔巴乔夫要搞“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今叶利钦则要建立基于在“人权和民主”这些“文明世界的共同价值”之上的社会。前苏联认为人权是一国内政，反对西方利用人权问题“毒化各国人民和各国之间关系”^⑤。俄罗斯领导人则认为，“人权不是一个国家的内政，而是各国根据联合国宪章，国际公约应负的义务”^⑥。甚至称人权原则是俄外交政策一项基本原则。

3. 通过同西方的一体化，树立俄罗斯的大国新地位。振兴俄罗斯，发挥欧亚大国的作用，争取“进入世界领袖的行列”是俄罗斯外交的既定目标。科济列夫说：俄外交就是要使俄罗斯“步入最积极发展的民主国家之列，以便在这些国家中占有历

史以及地理给俄罗斯确定的应有位置”^⑦，又说“毫无疑问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和科技资源的俄罗斯联邦具备一切必要条件，能够在世界最发达国家俱乐部中占有一个与大国相称的应有位置。俄罗斯改革提出简单明确的目标，在当今世界中的以及我国国内改革构想的实质在于此”^⑧。俄总统政治顾问斯坦克维奇说：“世界在迅速变化，正在出现利益的新交叉和具有自主倾向的新的地区实体。所有这些为俄罗斯创造了在关键地区获得有利地缘政治阵地，随着时间的推移进入世界领袖行列的机会”^⑨。俄领导人认为俄应通过同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和防务一体化来实现这一目标。换言之，就是俄要从外围进入西方的核心，并在组织上同它们联成一体，真正成为西方的一员，以在世界上发挥大国作用。叶利钦说：“俄罗斯国际活动的中心任务包括：同世界上的民主国家建立稳定的伙伴关系，以保证俄罗斯能完全合法地、和谐地加入文明国家联合体”^⑩。

4. 俄罗斯同西方有较广泛的合作领域，如裁军、人权以及地区问题的处置等。叶利钦说：“因为存在核问题，首先集中奉行西方的政策是必要的”^⑪。

俄罗斯独立以来，全力加强对西方的外交攻势，争取同西方建立全面合作关系。俄政府要员几乎跑遍了西欧、北美的所有国家，广结伙伴，同这些国家签署了建立伙伴关系的宣言或声明。

俄尤其倚重美国和德国这两个西方世界的“笼头”。尽管美国在向俄罗斯提供援助问题上态度谨慎，及国内经济衰退；美国承诺向前苏联地区国家提供的援助只占西方承诺总额的8%。但是，俄罗斯仍把对美国的外交作为其对外战略的中心环节。

原因在于：俄不仅需要美国的经济援助，而且希望美国在西方援助俄罗斯及独联体其他国家方面起领导作用。苏联解体后，美国挑头组建了西方援助前苏联地区国家的联盟，并提议“分工合作”。如北欧国家帮助波罗的海三国和圣彼得堡地区，欧，日本、韩国帮助开发远东。建立和保持良好的俄美关系是俄在安全方面的重要保障。俄想继承原苏联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也需美国的提携。俄罗斯独立以来，俄美双方就经济援助、核武器控制和防止核扩散等问题举行了多次高层次的会晤。1992年2月，叶利钦与布什举行戴维营会谈，发表了两国新关系的《戴维营声明》，宣布俄美“不把彼此视为潜在的敌人”，两国之间的关系是“友谊和伙伴关系”^⑫，同年6月，俄美首脑第二次会晤，签署了确定美俄伙伴关系原则的《华盛顿宪章》及涉及两国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七项协议。俄领导人公开表示要同美国“结盟”，认为这个想法尽管目前还不现实，但起码已经可使俄美关系达到“相互信任的新水平”。俄领导人强调俄美关系的优先发展方向是经济合作和销毁核武器。在核裁军方面，美俄达成了大规模削减进攻性战略核武器的协议。规定：两国在2003年以前分两个阶段将各自拥有的战略核武器弹头减至3000至3500枚，其中俄的SS18、SS24导弹，美国的MX、“民兵”导弹，这些被称为“世界上最危险的武器”全部销毁。在经济合作方面，2月美俄首脑会晤时，叶利钦就呼吁美国积极促进俄美之间的经济合作。6月美俄达成了两国进行经济技术合作的协议。但双方意向性协议多，实质性合作少。

德国是欧洲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也是前苏联的主要援助国（西方承诺援助的800亿美元中，400亿美元以上来自德国），

在欧洲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俄非常重视发展同德国的关系。“8·19”事件以后，叶利钦出访的第一个国家就是德国。俄德签署了联合声明，表示要建立“最密切的合作关系”。德国提出建立“欧洲联盟”的设想，并极力主张独联体成为“全欧邦联”一个重要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俄把发展同德国的关系看作是其“加入欧洲”的一条捷径。另外，俄也需要德国协助解决前苏军在德国东部的驻军问题。

把发展同欧洲的关系做为俄回归欧洲，加入国际社会的重要环节。目前来看，俄欧洲政策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发展同西欧国家的关系。叶利钦广泛访问了西欧国家，签署了建立伙伴关系的声明和协议。俄对西欧政策的重点是希望解决经贸合作和财政援助问题。迄今为止，包括俄罗斯在内的独联体国家从西方获得的800亿美元的援助中，3/4是由欧共体国家提供的。二是力求挤进欧洲的各种组织，以彻底“加入欧洲”。俄已是欧安会成员。俄领导人明确表示希望“加入欧洲，成为欧共体和北约的真正成员”^⑬。但由于这两个组织目前都拒绝接纳俄罗斯，俄领导人改而采取逐步扩大同这些机构的联系和合作的方针。俄已经提出同欧共体签署长期经贸合作协定的要求；俄已参加北约外围组织北大西洋合作委员会的活动。1992年2月，北约秘书长韦尔纳访俄时，俄领导人同他就军事战略、军工转产和军费开支等“具体合作”的领域达成了一致意见。三是积极参与欧洲事务。如俄参加对塞尔维亚的制裁，并向塞尔维亚派遣维持和平部队。

（二）、西方国家为巩固“冷战胜利的成果”，彻底消除俄罗斯的军事威胁，也极力推行扶俄促变的政策。由于地缘关系，西欧援助前苏联地区国家的态度最积极。美

国的态度有一变化过程。1991年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前后，美国援苏态度谨慎。贝克12月12日演说标志着美国政府对苏政策的重大转变。布什表示，援助独联体国家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个首要目标。

西方援俄并不是希望看到俄罗斯真正强大起来，重新屹立在“世界心脏”地区。从根本上讲，西方援俄主要着眼于西方的政治和安全利益。

1. 巩固和扩大“冷战胜利的成果”，以使西方可以同一个亲西方的俄罗斯长期合作下去。西方国家认为，苏联解体标志着西方最终赢得了冷战的胜利，西方下一步就是要“永远改变这个几百年来先是由沙皇独裁统治，然后是苏联极权主义对西方构成威胁”^⑩的地区。西方担心，一旦俄国内的改革失败，西方赢得的“和平红利”将丧失殆尽，因此，西方继续扶俄促变，使俄向经济自由化、政治多元化方面发展，贝克说：在冷战结束之后，西方“再次处在历史的危机时刻，如果原来的苏联滑向法西斯和无政府主义，西方国家也会被拖下去”^⑪。尽管西方对叶利钦不完全放心，但还是认为叶利钦是“历史上最亲西方的俄罗斯总统”^⑫。

2. 消除俄的军事威胁。俄罗斯历史上具有侵略扩张的传统，尔后的苏联又以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威胁着西方国家的安全，今日俄罗斯仍然是一个军事强国。尽管俄罗斯要恢复前苏联原有规模的军事力量的可能性已十分微小，但是其所拥有的战略核武器仍然令西方生畏。盖茨声称，只要存在着一个新的、敌对政权的可能性，俄罗斯的战略核武器对西方就是一个威胁。因此西方要利用这“百年不遇”的机会，彻底消除俄罗斯的军事威胁。美国防部一份防务计划毫不掩饰美国不允许俄罗斯在军

事上再起的意图。美国同俄国达成大规模削减进攻性战略核武器的协议，就是要削弱俄的军事力量，防患于未然。《纽约时报》指出，美国政府在购买俄太空技术产品的问题上长期犹豫不决，是出于担心俄因此获得军事现代化的资金。布什政府的目的是“迫使俄空间和军事工业走向衰退”。

3. 防止核扩散。冷战结束后，西方最为担心的就是核扩散。前苏联是一个核大国，有27000件核武器，近10万核技术人才。核武器和核技术人才主要集中在俄罗斯。西方担心俄罗斯及其他独联体国家的核武器和核人才会大量流失境外，尤其是流向中东。苏联解体前后，贝克多次访问俄罗斯及独联体其他几个有核国家，目的就是要防止可能出现的核扩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援助前苏联地区国家联盟的一项任务就是“不出现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破坏稳定的常规武器超出前苏联国界的扩散”^⑬。

4. 促进俄“自由市场力量的成长”，帮助其实现经济稳定。另外，西方也希望俄罗斯在稳住独联体方面发挥作用。

俄西伙伴关系的基本含义

“伙伴”，顾名思义就是共同参加某种组织或从事某种活动的人。但是，俄西要建立的伙伴关系有其特殊的含义。从俄领导人的讲话来看，俄西伙伴关系主要有三层含义。

(一) 化敌为友，俄与西方不再是对抗关系。在国际舞台上同西方，尤其是美国保持高水平的合作。戈氏时期，前苏联就与西方进行了“高水平”的合作，如中导条约的签署，美苏首脑马耳他会晤、海湾

危机期间苏联与西方的合作等。但戈氏仍把美国视为其最大的敌人，苏联的导弹瞄准美国的军事基地和民用设施，东西方关系仍然是“有限度合作”的和平共处关系。俄领导人认为，俄国内进行的深刻的民主改革使得俄罗斯失去了同西方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对抗，俄罗斯如今处于没有敌人，哪怕是“潜在敌人”的时代。叶利钦说：“既然我们不是敌人，就意味着是朋友”^⑩。俄罗斯独立后，俄单方面宣布“不把美国视为敌人”，俄所控制的导弹也不对准美国。1992年美俄首脑两度会晤，双方“一致同意不把彼此视为潜在的敌人”。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在人权、军售、防止核扩散、反对中亚地区日益兴起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以及地区问题处置等问题上已有默契和配合。俄赞成并参与对前南斯拉夫塞尔维亚的制裁，并派遣了维持和平部队，尽管俄国内一些学者批评俄政府的行为“不符合俄罗斯的民族利益”^⑪。

(二) 俄西伙伴关系不是“建立新的军事联盟”，而是建立在所谓“维护民主、人权及国际稳定”^⑫这些共同价值之上的政治关系。尽管俄罗斯有意同西方结成某种“军事联盟”，同西方实行防务一体化，如俄领导人就曾明确提出要加入北约，但俄的这一要求遭到了西方的拒绝。因此，俄罗斯也认为目前同西方建立“军事联盟”是不现实的。可以说俄西伙伴关系不是针对某一固定大国的“军事联盟”，而是建立在俄罗斯接受西方价值观基础上的政治关系。

(三) 西方帮助俄进行经济改革，俄与西方经济一体化。俄需要西方帮助其克服经济危机，实现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最终纳入西方经济的进程。俄领导人认为，在俄西经济关系中，俄不仅需要西方国家的

经济援助，更需要同西方国家发展互利和富有成果的合作。西方也希望促进俄“自由市场力量”，稳定俄经济。

俄西关系前景展望

尽管俄罗斯领导人一再声称，俄西关系是伙伴关系，将来还要上升为“盟友关系”。但是，俄西伙伴关系目前只是处于宣言阶段，并没有实质性进展。俄罗斯同西方国家虽然在一些全球和地区问题上有所配合和默契，但是“俄在国际舞台上表现得畏首畏尾，常常处于守势，跟在别人后面走”(叶利钦语)^⑬。这反映出俄西建立伙伴关系存在着诸多制约因素。

(一) 俄罗斯与西方战略利益相悖。借助西方的援助复兴俄罗斯，通过同西方的一体化，进入“世界领袖的行列”，这是俄罗斯发展同西方关系的战略设想。而西方并不希望俄真正强大起来，重新走上扩张主义的道路，而是要利用这“百年不遇”的机会，彻底消除俄对西方的威胁，并将俄改造成西方的附庸。美国驻莫斯科大使罗伯特·斯特劳斯一语道破美国对俄罗斯政策的天机，那就是使俄罗斯“不会对美国有一丝一毫威胁”^⑭。不仅如此，美国还要使俄国成为其“在亚洲，在联合国，在南北关系中的利益的传播者”^⑮。

对于西方的意图，俄罗斯政府内外也是有所认识的。1992年2月戈尔巴乔夫在华盛顿发表演讲时告诫西方不要试图推行把俄罗斯降为“二流国家”的政策。俄副总统鲁茨科伊说，指望西方大规模的援助是徒劳的，因为西方不希望出现一个强有力的竞争者^⑯。叶利钦最近也说：“莫斯科应该勇敢地对西方表示失望”^⑰。

(二) 西方援俄“雷声大雨点小”，俄对西方干涉俄内政，动辄要俄牺牲主权和放弃民族尊严，对俄罗斯指手划脚的霸道做法和施主面孔深表不满。西方迟迟不兑现援俄的承诺，究其原因，主要是俄西双方战略目标相悖，西方担心叶利钦可能会对反对派做出妥协，以保全自己的政治地位。另外，也是因为西方各国财政拮据，援助能力有限。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算，1992年独联体尚需440亿美元，1993—1995年共需1,500亿美元。这对西方国家来说，不能不是个负担。德、日虽然没有受到西方经济衰退的影响，但是前者忙于消化前东德，后者因领土问题，不肯大规模援助俄罗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援“苏”联盟内部矛盾较多，未形成协调一致的援“苏”政策。美国希望西方国家共同承担援“苏”负担，西欧国家指责美国不肯出大价钱，还想捞取政治资本。

(三) 俄西之间仍然笼罩着“冷战的阴影”。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东西方冷战使双方形成了一种互相为敌的心理，其影响不可能随一纸宣言而即刻消失。俄西之间依然存在着互不信任、互相猜疑的心理。美国新闻界最近披露，美国国防部在制定作战方案时，仍把俄罗斯划入它的主要假想敌之列。美国的卫星、飞机和舰船仍在对前苏联地区进行频繁监视，以致发生美俄核潜艇在巴伦支海海底相撞事件。俄在美国的间谍活动也未减少，美国联邦调查局官员认为，随着两国交流的增加，俄罗斯刺探美国情报的活动会更加频繁。

(四) 国内的民族情绪使俄的西方外交受到牵制。俄国内民族主义情绪在政府内部、议会和群众中都在上升。他们对政府向西方倾斜不满，认为西方是以援助为诱饵，乘机削弱俄罗斯，他们积极主张要保

护俄罗斯的民族利益和民族尊严。副总统鲁茨科依把西方援助比作捕鼠器内的“免费奶酪”。一些议员认为“俄罗斯同美国的新友谊已使得俄罗斯在世界变得无关紧要”^④。叶利钦也表明态度不同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俄立即放开能源价格的要求。他说：“我们不满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立场，也不能按他们的标准计划办事”^⑤。并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能操纵我们的政策，没有240亿我们也过得去”^⑥。俄国内日益增长的民族自尊情绪使得俄当局难以在具体问题上同西方成交，如北方领土问题就是一例。另外，俄能否落实同西方达成的协议也是个问题，主要是美俄达成的大规模削减进攻性战略核武器。一方面，叶利钦的立场受到军方、议会的反对和指责；另一方面，俄也缺乏足够的资金销毁核武器。

(五) 俄外交方针和外交战略尚未完全定型，围绕外交方针的争论也未完结，反对倒向西方，主张欧亚并重，充分发挥俄“欧亚纽带”、协调作用，“在东西方和南北方求得某种平衡”^⑦的意见越来越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其对俄外交战略最终形成可能产生的影响不可忽视。另外，俄罗斯政局不稳，领导层内部矛盾很大，副总统鲁茨科依、议会主席哈斯布拉托夫经常发表对政府不恭的言论。叶利钦处境困难。现行对外政策，不排除因新人上台而发生变化的可能。

今后一个时期，俄西双方在稳定世界局势和维护地区安全等方面会进行联手合作。西方为巩固“冷战胜利的成果”，会给俄罗斯一定的援助。另外，西方也不希望俄罗斯游离在国际社会之外，以便“把莫斯科编织在长期合作的网络里，从而永远不再出现争夺统治地位的斗争”^⑧。不仅如

此，西方还希望利用并发挥俄的国际影响力，使其更加符合西方的利益。俄罗斯为了获得西方的援助，稳定国内经济，实现经济和社会体制的改造也同西方，尤其是美国保持高度的合作，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屈从于西方。

但是，从长远看，由于双方战略利益相去甚远，俄西之间的控制和反控制的矛盾会进一步发展，俄西能否建成真正的伙伴关系不能不打上一个问号。西方对俄罗斯追求大国地位抱有戒心，不会放任俄重新走上扩张主义的道路，而会在一些方面限制俄罗斯，尤其在军事方面。基辛格说：“必须让俄罗斯懂得，新的扩张主义会付出高昂的代价。”^⑩俄罗斯也不会甘心充当西方的小伙伴和附庸。另外，应当看到，在遭到西方冷遇及对西方的战略意图有了更

清醒的认识的情况下，俄罗斯有可能改变其外交布局，即把外交政策的重点“从美国和西欧转移到亚洲和太平洋”^⑪。最近一个时期，俄领导人反复强调俄罗斯是“亚洲国家”，“对亚太地区的前途负有责任”^⑫，叶利钦声称俄外交政策的重点将转向亚洲并称他对韩国的访问是“这一转移过程的开端”^⑬。现任俄罗斯对外政策协会主席的前苏联外长别斯梅尔特内赫解释说，转向亚洲就是要加强同中国、韩国、印度和日本的关系^⑭。俄意识到要加强东方外交，这是它向西方求援遭到冷遇的情况下采取的平衡战略，以增强其同西方打交道的筹码，同时也是为了发展睦邻关系，有利于它发展东部地区的需要。叶利钦对韩国、中国和印度的访问就是这一思想的具体体现。 （1992年12月12日）

注释：

①路透社华盛顿1992年6月18日英文电。

②③俄通社—塔斯社莫斯科1992年7月3日俄文电。

④⑤⑥普什科夫：《应保住自己》。1992年3月1日《莫斯科新闻》。

⑦《戈尔巴乔夫言论集（1984—1986）》第218—219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⑧叶利钦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发言。俄—塔斯社莫斯科1992年2月1日俄文电。

⑨⑩科济列夫：《改革的挑战》。1992年3月31日俄《消息报》。

⑪新华社莫斯科1992年4月7日电。

⑫叶利钦1992年4月7日在俄罗斯第六次人代会上的讲话。

⑬《叶利钦说：“现在我们将转向东方……”》。1992年7月22日英《情报文摘》。

⑭美联社华盛顿1992年2月1日英文电。

⑮1992年1月30日叶利钦向英国广播公司记者发表的讲话。

⑯⑰1992年第3期《东欧中亚研究》第38页。

⑱尼克松：《叶利钦需要我们，我们需要叶利钦》。1992年6月12日《纽约时报》。

⑲⑳俄—塔莫斯科1992年7月4日电。

㉑俄—塔莫斯科1992年6月17日俄文电

㉒科济列夫的谈话。1992年4月1日俄《独立报》。

㉓1992年10月28日《人民日报》。

㉔1992年11月14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㉕1992年10月28日《人民日报》。

㉖1992年4月9日《华盛顿邮报》。

㉗斯坦克维奇文章。1992年3月28日《独立报》。

㉘约瑟夫：《新人物，老游戏》。1992年6月16日《南德意志报》。

㉙1992年2月10日美《新闻周刊》。

㉚㉛马驰：《叶利钦优先对待中俄关系》。1992年11月26日《澳门日报》。

㉜1992年11月24日《人民日报》。